

莉娜的邀请

If Minds Had Toes



[英] 露西·艾尔 (Lucy Eyre) 著 苏德超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莉娜的邀请

If Minds Had Toes



[英] 露西·艾尔 (Lucy Eyre) ◎著 苏德超◎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莉娜的邀请 / (英) 艾尔 (Eyre, L.) 著; 苏德超译.

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1

(哲学与生活丛书)

书名原文: If Mind had Toes

ISBN 978-7-5624-5913-2

I. ①莉… II. ①艾… ②苏… III. ①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1196号

莉娜的邀请

LiNa De YaoQing

【英】露西·艾尔 (Lucy Eyre) 著

苏德超 译

策划编辑: 陈 进

责任编辑: 李金正 版式设计: 陈 进

责任校对: 秦巴达 责任印制: 赵 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 400030

电话: 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 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37千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913-2 定价: 2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莉娜打开书房的门。时近正午，百叶窗还不曾拉开，室内昏暗一片，透着霉味儿。她走过去，把窗推开，光线和新鲜空气一下子涌了进来。书房看起来空空荡荡。但莉娜还是看了看书桌底下和柜子里头，连苏格拉底的影子都没有发现。他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。书桌上散落着橘子壳和干酪硬皮，玻璃杯底残留着液体的陈迹。莉娜清理完食物残渣，拿起杯子，迟疑了一下，算了，让苏格拉底自己去洗吧。

苏格拉底到哪里去了呢？莉娜已经找过他的卧室，暴风雨突如其来，他不太可能去柑橘林了吧？眼下，管理委员会有一个会议正等着苏格拉底来主持呢。他往往不呆在该呆的地方，尤其是马上就要讨论“行动要点”了，真是急人。管理委员会派莉娜去找苏格拉底，那完全是出于礼貌。他们倒是更愿意莉娜找不到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苏格拉底的问题没完没了，搞得大家都很生气。上周，伊壁鸠鲁申请开一家新餐厅，管理委员会正讨论着这营业执照是颁发给他好呢，还是不颁发好，苏格拉底就冒出来，说，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谁都不知道什么叫好。如果连什么叫好都不知道，又怎么知道给伊壁鸠鲁颁发营业执照好还是不好呢？就这样，会议给他整整耽误了45分钟。

别看苏格拉底迂腐、不合时宜，他可是精神世界的总统，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干了2109年了。他到精神世界来，要比别人早好几百年呢。当初的竞争不算太激烈，可也花了一番工夫苏格拉底才爬到这个最高的位置上。一旦掌权，他就没有放过手，主要是为了避免选举的麻烦，大伙儿也乐得让苏格拉底一直当着总统，由着他干到自愿退休吧。要说到苏格拉底的竞选热情，可谓老而弥坚：当一个个对手被他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，他还神采奕奕呢。托马斯·霍布斯一直担任着苏格拉底的竞选总干事，此人冷酷得很。他说，一切政治信号，都要明确、肮脏、野蛮和简洁。什么是民主的最理想模式？什么又是社会契约的最理想模式？在这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常常会在选举期间毁掉友谊。

莉娜·佛罗斯特比苏格拉底年轻得多。才20岁出头，她就来到了精神世界，那时她的哲学博士学位还没拿到手——她那对伤心欲绝的父母大概会这么想吧。她成了苏格拉底的秘书。当总统的特别助理，那可是有抱负的新人出人头地的好路子。她的活儿干得不赖。要是她真相信有人在注意她的表现，她会干得更好。莉娜楚楚动人：身材苗条，秀发黑亮，大眼睛忽闪着两汪棕色的光，鼻子小巧可爱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她的哲学思考能力超级敏锐。此刻，她轻含着修剪整齐的指尖，心中暗想，把不去开会的苏格拉底训斥一顿，妥不妥当呢？

精神世界里到处都是哲学家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这些哲学家不愿让肉体的死亡打断有意义的探讨。死后所发生的一切，神秘着呢。但凡对哲学有点兴趣的，谁不想去揭示神秘背后的真相呢？谁都想啊。终于，来到了精神世界！对那些深信死后原知

万事空的人而言，对那些暗中惶恐着死后会下地狱的人而言，有一个精神世界，确实称得上意外之喜。然而，让人泄气的是，完整的答案依旧没有出现。精神世界的人还是得死，也就是说，在精神世界之后，依然存在一个死亡的世界（也许是另一个生命的世界）。精神世界后的死亡世界不是尽头，这是确定的。同样确定的是，也没有人在精神世界里死去之后，又跑回来汇报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。有时，某个思想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人们就会说，他已经“去了另一边”。偶尔也有人受够了精神世界，通过自杀来逃避这一切——真是让人难以相信，都死过一回了，还要自杀。总的说来，精神世界的生活舒适宜人，天气绝佳，同伴优秀。可有的人偏偏觉得，这里的生活虽好，但却不是真正的生活，所以，他们宁愿去死，死反倒是正确的。

突然，莉娜想到苏格拉底在哪里了。她立刻去爬高大的木质楼梯。一走近图书馆，莉娜就听到苏格拉底的声音。哈，找到了！

“你是本，对吧？请坐。”托尼·斯万推开一摞《轿车选购》杂志，腾了个空位。本一下子陷进破旧的海绵沙发里。托尼在对面的一把老办公椅上坐了下来，那把椅子缺一只扶手。

“开始吧。”托尼说着，拿起一本便笺簿。便笺簿顶头印着“巴克利商业金融服务：助您生意再创新高”。“姓名？”他问。

“你知道的。”

“怎么问就怎么答。我好填表。”

“本·华纳。”

“有没有相关经验？”

“我来这里买过薯条。”本拿他攒的零花钱买这里的薯条，已经有好几年了。第一次暑假打工选这个地方，顺理成章。

“其他呢？”

“过年我送过周末的报纸。”

“好的。你没有偷拿报纸吧？开个小玩笑而已。你会开车吗？”

“会。”本骄傲地回答。

“棒极了。前面雇用那个家伙通常会在我喝了几杯后开车

到酒吧接我。”

“说句实话，我还不到开车的法定年龄。”

“真是该死！”托尼把他的速溶咖啡放到印着马克杯痕的小册子上，那是阳光假日公司去年的度假路线宣传册。“你到底有多大？”

“15岁半。”

“那就填16岁吧。要是市议会那个穿着华丽套装的家伙来了，记得告诉他你16岁了。你的生日呢？”

“1991年1月21日。”

“哪一年？”

“1990年。”

“1990年。这就对了。”托尼填上了日期。“现在，我们说说你的职责。”

本点了点头。

“嗯，先说前台。最重要的就是服务。保持微笑。有快乐的服务生，才有快乐的顾客。这可以说是我们‘鳕鱼大王’的服务宗旨。”

“世上豆泥乐（时常逗你乐），人间薯条香（人见薯条香）。”

“千万记住了：一个不愉快的顾客，就是一支射出去的箭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点单要写对，找零要找清，柜台勤拂拭，笑脸迎客人。”托丹示范性地咧嘴一笑。这笑随要随到。“我们要让顾客不断回头，薯条飞快离店。”

“只要薯条一去不回头就好，我可不想它们一个个又退回店

里。”

“在后台，或者幕后，你得负责卸货，还要帮我盘点。我们的做法是让鱼先进先出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孩子，就是先来的鱼，先把它卖出去。你到冷库拿鱼下油锅时，要先拿最早进库的，把后来进的鱼留在以后。把管理工作交给我，你就会跟工作团队打成一片了。”

本看了看小小的办公室，“工作团队里还有谁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你面试了几个人？”

托尼翻了翻便笺簿。“就你一个。不过，你跃跃欲试的态度打动了。像你这样的创业者，一定知道，只有那些需要国家保护的失败者，才会相信最低工资条款。”托尼站起来，把他的Polo衫重新塞进裤子里。“你明天中午就上班！”

“我还得上一周的学。”

“创业者会更看重在工作中学习。这个周末你就上班，怎么样？”

莉娜一走进图书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苏格拉底。跟往常一样，一群人围着他。“想想当时的情景，”他正说着，也不是头一遭了，“我孤独地站在证人席上，站在整个法庭面前，站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。”他顿了顿，试图吊一下听众的胃口。

苏格拉底背对着燃烧的炉火。他的听众不多，但都听得入了迷。

“一如既往，我很谦卑地告诉陪审团，”苏格拉底彬彬有礼地弯了弯腰，“如果德尔菲的神谕说我最智慧，我最智慧就不是一句假话！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我有足够的领悟力，知道我不知道什么。”

人群中响起一阵啧啧称赞的声音。所有的智慧都从接受无知开始。在座的每一位都还有希望。

苏格拉底猛地扬起他粗短的下巴：“宣判后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可以带罪离开法庭被处死。但是，你们这些指控我的家伙，将因犯了最大的恶行和不公正而受到审判，真理会亲自审判你们。”

人们鼓起掌来。

苏格拉底轻轻挥了挥手，表示感谢。“我是一只叮人的牛虻，雅典则是一匹自鸣得意的纯种马。我有义务去唤起他们，不能安于现状，要正确地思考。我成天奔忙，到处演讲，激励他们，责备他们，斥骂他们。”

“人们也许希望，”一个男人打断了苏格拉底，他显然被刺激得不再安于现状了，“2500年都过去了，你会对一再重复这个故事感到厌烦。”这个人叫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，他横躺在扶手椅中，头枕着软垫，脚在扶手上耸拉着，手里还捏着一只短铅笔，在书的空白处写写画画。去做一只哲学的牛虻，这事令他气愤之极，尤其是某位苏格拉底的粉丝，居然还占据了火炉边的椅子，那可是他最钟爱的，真是受够了。

“因为向人传授哲学，我被处以死刑，”苏格拉底说，“被处决可不是小事一桩。雅典人拍死我这只牛虻，毫不留情。我们的同伴得想想，他们生活在精神世界，在这里，从事哲学事业得到了鼓励，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。”

人群中的头颅点得像鸡啄米一样。

“我甚至敢说，在精神世界里，哲学是受到崇尚的。”

听了这话，维特根斯坦简直要窒息了。他挣扎着站起来。

“我已经受够了哲学的折磨。哲学差点没让我疯掉。”

“差点？”苏格拉底忍不住要笑起来。

维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还得承受煎熬。那些崇拜者们围着苏格拉底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粉丝。当年他费尽力气，才让这些粉丝相信，研究哲学会毁了他们的生活。他的魔力与生俱来，粉丝们言听计从。在他的建议下，一位最优秀的学生跑到罐头厂工

作去了。维特根斯坦一点也不后悔。不过，他想念他们，这倒也是真的。

“路德维希，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！”苏格拉底穿过房间，跟随在支持者后面。

“苏格拉底，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低！”维特根斯坦针锋相对。“你的哲学已经过时了，而且又不得要领。在街头跟人搭讪，问‘正义是什么’‘善是什么’，装着一副无知的样子，以便通过你那些愚蠢问题来暴露他们的愚蠢……简直在虚掷光阴。”

“你居然说批判性思考的过程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苏格拉底的方法，是愚蠢的？”

维特根斯坦怒目而视。

“一口气连吃三块压缩饼干，也比看你的哲学书来得容易。”

“成年人喜欢正常有口感的食品，才不去吃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苏格拉底，你就认了吧，我的书，你一个字儿也没看明白。”

苏格拉底当然不愿承认这种事，尤其这事好像还真叫维特根斯坦给说中了。“那是谁的错呢？”

“我已经创造出天才的杰作，”维特根斯坦说，“莫非我还要替你创造足够的智商，以便你去理解天才的杰作？”

苏格拉底哼了一声。

“给你讲我的思想，无异于在一头猪面前炫耀珍珠。”

“好啦好啦。算了吧。”苏格拉底意识到人群都要散了。

“我的哲学没有过时，当然也不时髦。因为，它讨论的问题，从亘古到永远，都是人们生活的中心。它们要被一再地探讨，而且，它们必须被探讨。”

“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。”一个声音传了出来。

“是吗？”维特根斯坦问道，“如果每个人都在思考，想必就思考得不对了。你还真以为人的生活中需要这种哲学？你想想，一个寻常的人会操心自由意志的形而上学问题吗？不，他们只关心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。他们会思考如何过上善的生活？不，他们只关心如何过上性生活。他们会想实在的真正本质是什么？不，他们只想得到提拔。他们会考虑心灵是如何活动的？绝对不会。至多，他们会好好考虑一下该买什么车。这才是寻常人所擅长的。”

“那这个世界就需要另一个苏格拉底来唤醒他们。”一个冒失的年轻粉丝脱口而出。

苏格拉底许给他一个特别的微笑。但这微笑的效果就不好说了：确实得承认，苏格拉底丑得可不一般。

维特根斯坦的脸拉了下来。“世界最不需要的，就数苏格拉底式的唤醒了。真正的哲学，得像语言的逻辑分析才行。相反，就人生的意义发些空泛含糊的议论，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讨论。所以，真正的哲学，是专家们的事。从古到今，也许只有三个人懂行。”

苏格拉底扬起眉毛。维特根斯坦通常不会有这么大的容人雅量，居然还容下了另外两个人。

“真正的哲学，就不该普及。”维特根斯坦说。

不过，对苏格拉底而言，哲学普及得越广越好。“我敢打赌，我可以让任何一个像你说的‘寻常人’去思考这些问题。他们不只是一要思考这些问题，他们还会爱上这种思考。”

“赌定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说你敢打赌吗？那就赌呗。随便挑一个人，让他爱上哲学。”

“小菜一碟。”苏格拉底说道。哲学英雄的豪气在他的心中涌动。他不是已经启发过许多世代的人了吗？他暗想，我能让何人爱上哲学，唯独你例外。

“如果你成功了，”维特根斯坦说，“我就……”他沉吟了一下，想着该下多大的赌注。

“你就怎么样？”

“对！打赌打赌。”麦琪从椅子上蹦了起来，这位中年女士兴奋得浑身发抖。“我最爱赌博了。要是苏格拉底赢了，你就必须承认他是对的。在寻常人的生命中，哲学的确起了作用。”

维特根斯坦慎重地点了点头。也许，这个赌注下得太轻，但是，大家都清楚，让维特根斯坦承认自己错了，这对他而言再糟糕不过。“等等，”维特根斯坦对形势略加分析后，说道，“这个赌有两个部分。我觉得，真正的哲学对你的张三李四来说太困难了。”

“我反对这个说法，”苏格拉底回应道，“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，从而学会思考。”

“要是这么讲，就没意思了。因为，你不会拿困难的内容去

教寻常人的。我压根儿就没把你那些稀松空洞的观念算在‘真正的’哲学里。我要说的关键是，你那种不分析的、的士司机都能明白的哲学，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。而你呢，却偏要说，‘要让寻常人爱上哲学’。”

“没错啊。”苏格拉底说。维特根斯坦说这些干什么，他还没弄明白。

“因此，你要教寻常人你的哲学，然后再看看，这样的哲学是不是对他的生活有助益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去过，如果这是明显的真理，那么，有哲学相伴的日子，就要比哲学缺席的日子好些。这是没有疑义的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如何让寻常人明白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去过呢？

“要是我赌输了，”维特根斯坦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就承认，我错了。你的哲学其实跟我的哲学一样有价值。”

“是我的哲学比你的哲学更有价值。”

“要是你输呢？苏格拉底，你还没有说出你的赌注呢。”

人们转过身，盯着苏格拉底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“要是我输了，我就体面地下台。我将辞去精神世界总统之位，而你，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，从此就可以掌权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大家都喘上了粗气。精神世界还会有另一位总统？闻所未闻嘛。苏格拉底要传位，就够叫人震惊的了。居然还要传位给维特根斯坦！想都不敢想。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维特根斯坦迫不及待，掌权的滋味该是多么美妙。他拿起一只长柄刀叉，插起一块棉花糖，凑在火炉上烤

了起来。

众人异常兴奋。最后终于闹出点政治事件——几百年来这还是头一回。麦琪马上开始筹备外场小赌。没有人知道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精神世界的；她究竟对哲学感不感兴趣，大家也不清楚。不过，有她在场，就比较有乐趣，所以人们也懒得去打听。小道消息说，麦琪过去写爱情小说。

大家都在下注，莉娜冷眼旁观。众人看好苏格拉底。莉娜猜测，这里头希望多过信心。哲学让你的生活更美好——谁听说过这种事呢？维特根斯坦这个赌，打得实在聪明。他真有可能跟他自己说的一样聪明。

“莉娜，来一下。”

她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“什么事，苏格拉底先生？”

“我们，也就是你，需要到那边去找一个合适的人。路德维希，我想，你会让我去挑选最合适的人选吧？”

“我对哪个凡夫俗子都没有信心。随你便，你爱挑谁就挑谁。但是，要守规则。你找的那个人，必须是根本不懂哲学的人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‘专家’够多的了，我们不需要另一个‘专家’。可以说，我们要找一张白纸。”

“天下哪有什么白纸一样的人！”一个长得像鼯鼠一样、乱发浓密的男士插了一句，“真的没有这样的人。事实上，人一生下来，就已经有天赋了——”

“说得对，”苏格拉底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我们要找的那个人，应该年轻一点。趁他的好奇心还旺盛，就把他选出来。千万

别等到生活琐事毁灭了他所有的天赋，那就晚了。”

“不能太年轻”，维特根斯坦接道，“我们又不是在开托儿所。”

“当然不会年轻到那种程度。好啦，莉娜，任务够清楚了吧？15岁上下，可能最好。这样的年纪，足以承受哲学体验，对意外之事，也持开放的心态。我想，你大概是明白我们要找什么样的人了。”

“我们要找这样一个人，他的生活，会因哲学而变得更美好。”莉娜说。

“没错。”苏格拉底说。